

# 編者的話

中國古典文學發展史上與西方有一大迥異之處，在於中國並沒有專業的文學家。西方文學家如杜斯妥也夫斯基或大仲馬，畢生以撰寫小說為業。在中國，專業寫作是不能維生的。像老舍及茅盾這些多產作家，是二十世紀才出現的新時代人物。在此以前，甚少作家會在一生中撰寫超過一部作品。

這些作家都可說不是以寫作為目的。寫作似乎只是手段，言志才是核心。作者藉著其作品，抒發心中的理想及盼望。可以大膽說一句，中國的小說並不寫實，最起碼不是狄更斯那種新聞記者式的寫實。中國的小說所反映的並非世上真實的現況，而是人心真實的盼望。特別是經歷了二千年的禮教發

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敢將自己內心的盼望輕易流露出來。假若這份盼望與現實境況的禮教相砥觸時，唯有寄情於文學之中，這也許是中國文學其中一個迷人之處。

遇上現實與盼望相違背，而寄情於文學及藝術求取補償，是人們最常見的逃避方法。（佛洛伊德在這方面的偉大發現相信是讀者所耳熟能詳的。）讀者不難見到，封建家庭的家長不管在觀賞《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愛情故事時淚濕了多少條手帕，但回到家中談及自己子女的婚姻，卻依舊一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人們只能同情戲劇中的梁山伯及祝英台，現實中卻將所有爭取自由戀愛的男女打

成「無媒苟合」。

文學中的《西遊記》，充滿「悲劇英雄」的味  
道，主角孫悟空常是受主子（唐僧是這方面的代表）  
的誤解，故事結局往往是誤會冰釋；悟空得直而告  
終。這份渴望有一天得到主子諒解及重用的心態，  
不正是現實中許許多多失意於仕途者的內心反響嗎？

與西方文學不同，「威廉泰爾」的故事促成了  
瑞士人的俠義精神。相反，儘管《水滸傳》在坊間  
大行其道，但《水滸傳》的俠盜精神在中國卻並沒  
有市場。這份俠盜精神絕不切合中國人「各家自掃  
門前雪」的心態，卻正好成爲怕事苟且之餘的鎮靜  
劑；讓我們相信儘管自己窩囊一生，但世間行俠仗  
義的人仍有的是。

這些中國文學作品，都可以說是人內心深處受  
壓抑的欲念的迴響。所以，要了解一個中國人的內  
心盼望，文學相信是一個極佳的入門檻。故此，今  
期《鼎》特別選刊了兩篇探討中國文學與宗教關係  
的文章。白保羅先生從幾近佚傳的《續西遊記》，

分析了中國人接受佛教時的局限，以及這部小說在  
心底裡與公教信仰的共通之處。Robert Paul Roth  
則泛論中國文學中含有的宗教意味，並比較中西方  
文學的異同。兩篇文章都值得讀者細心欣賞。

談到中國文化的接觸，陳明生先生所著的「李  
之藻信奉天主教的緣由探考」，帶領讀者回到中西  
文學接觸初期的歷史中。文章內所述不同人士對李  
之藻奉教原因的不同解釋，本身也反映出中西文化  
的分異。

除了橫向的中西文化歷史接觸之外，羅國輝神  
父亦爲我們講述了中國教會禮儀歷史的縱向發展，  
從過往而至今日，再展望未來，在中國教會全力推  
行禮儀改革的前夕，這篇文章更顯得別饒意義。

大埔堂區是香港最古老的傳教站之一，一百三  
十年綿延不斷的歷史得來不易，今期特以圖片專輯  
向讀者介紹。

新歲伊始，祝各位萬事如意，如天主之意。